

古籍常識

古籍的外衣--函套

流通組 謝鶯興

一、前言

「古籍」一詞，在此指以線裝方式裝訂的書籍；「古籍整理」，是指對原來的古籍做編訂(含工具書的編纂、書籍的斷句標點)、校勘、注釋、考辨(含書之真偽、成書之時代、後人附益之辨正)、輯佚與語譯等工作；「古籍維護」，是指保存環境的溫度、濕度控制，書籍的殺蟲與防黴，破損書籍的修補、裝訂與防止毀損等工作。

東海大學圖書館在建館初期，曾大力蒐購流落市面的古籍，並大量的製做函套予以保存、維護，且裝置空調設備，加以保護，同時也陸續進行書籍的防蟲、修補、裝訂及古籍書目的編訂等工作。雖然上述的努力和用心，對照「古籍整理與維護」的目標，仍有一段距離；雖然以現有的人力和物力，在古籍的整理方面，只陸續整理出：《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簡明目錄新編·經部》、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天糧館贈書·基督教文獻書目》、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》、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錄初稿》，目前仍持續在彙整《館藏善本書目》、《館藏線裝書總目簡明目錄》與「館藏各贈書專櫃線裝書目」之類的工作；在古籍的維護方面，也只能做到二十四小時空調的恆溫恆濕保存空間，間做除蟲、修補、裝訂與函套製作等工作而已。或許就如薛理桂先生〈圖書資料維護〉的副標題：「承先代餘緒，傳文化資產」¹的用意罷了。

在欲賡續前人心志，留心於館藏古籍之際，才知世人對於古籍維護與整理的工作，用心頗深，相關的文獻記載，有如恆河之沙。亦有累積前人眾多經驗與心得，將其歸納成爲條例，以供後進參考。

然而，這些古籍整理的文獻，大都在談論古籍的整理條例、近年來古籍的整理成果以及利用最新科技將古籍數位化等問題²。談論古籍維護者，

¹ 見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訊》，第7期，頁7~12，民國81年1月。

² 在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」系統(1970.01~2006.07)，以「古籍整理」爲簡易查

則又是集中討論古籍保存環境的必要性、防止古籍紙張酸化與變質的方法、除止黴菌與除蟲等方面³；對古籍破損的修補與裝訂，更有「維護研習會」(全名為「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」，由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)⁴的開辦；然而對於用來盛裝古籍並兼具保護作用的外衣--函套，大都僅介紹其形式，並未見詳細地記載它的製作過程及注意事項⁵，相較於修補與裝訂的文獻，似有天壤之別。或許是匠作之藝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是，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」(《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》語)。

「古籍的外衣--函套」，就是為介紹保護古籍而製作的物品--書的外衣而開闢的。先概敘傳統書籍的形式，再說明書籍外衣的形式與類型，最後簡單說明裝置「函套」後的注意事項。



二、傳統書籍裝訂方式概述

翻開中國書籍發展史，可以發現，中國書籍的形式，歷經簡冊、布帛、冊葉等方式。也就是說：在紙張尚未發明與大量使用之前，中國曾經利用竹簡⁶、木牘、絹帛(更早期甚至還利用動物的骨頭或龜殼⁷)等材質，做為



尋的檢索詞彙，得到 43 筆的近人研究成果，即是集中在談論古籍的整理條例、兩岸古籍的整理成果以及古籍的數位化的過程與成果等等。

³ 在「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」系統(1970.01~2006.07)，以「圖書維護」為關鍵字，得到 15 筆資料，楊時榮先生可說致力於此方面(紙張酸化與變質的方法、除止黴菌與除蟲)的研究，如：〈低氧處理在圖書保存與蟲菌防治上的應用〉，《書苑》第 38 期，頁 61-66，民國 87 年 10 月。

⁴ 該研習會主辦單位將專家學者在研習會所發表的論文彙集成冊--《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》，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編輯委員會編，吳哲夫執行編輯，台北市·中國圖書館學會，民 74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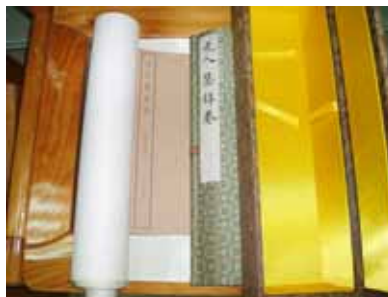
⁵ 筆者曾撰〈量身打造：論線裝古籍「六合套」的製作〉可參閱，見《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》第 41 期，頁 151-170，民國 89 年 7 月。

⁶ 上圖，竹簡的圖片取自嚴承源主編，《戰國楚竹書(四)》，上海博物館藏，上海·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 年 12 月第 1 版。

⁷ 下圖，龜甲的圖片取自王宇信、楊升南主編，《甲骨學一百年》，北京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 年 9 月第 1 版。

記錄文字之工具；紙張發明之後，逐漸的將文字抄錄在紙上；當印刷術發明之後，文字的抄錄，逐漸改由雕版後再刷印上紙。這種的轉變，使書的形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。當然，隨著書籍裝訂形式的不同，書籍的收藏與保護的方式，也會跟著變動，為保護書籍而製作的物件也會跟著不同。

由於實用性的考慮，書籍的裝訂，起初是將竹簡編連成冊，再演變為成匹的「帛書」；帛書因篇幅較長，曾以摺疊與「卷軸」⁸的方式並陳於世。當紙張開始使用時，一度受到帛書形式的影響，先是將有一定長度的數片紙張黏連成一長串，再加圓軸成「卷」，以便收藏；但卷軸不論是在展閱上，或展閱之後仍需逐一倒捲以便收藏的問題，世人咸感不便；因此，又依現實需要，改進成「葉子」⁹的形式。



葉子的出現，本在方便檢閱，但為了收藏避免散佚，以及日後翻閱方便，就必需加以裝訂成冊。而書籍的裝訂，因各有其優缺點，所以先後出現過：



1.經摺裝：先將葉子黏連成長串，再從頭至尾依一定行數，或一定寬度，連續左右折疊，最後形成長方形的一疊，再在前後各黏一張厚紙板。現在的部份字帖和佛經還保存這種方式。¹⁰



2.旋風裝：先以一張比葉子還寬的長條厚紙作底紙，再將一張張葉子

⁸ 上圖，卷軸，攝自館藏《元人集錦卷》。

⁹ 所謂的「葉子」，即現在的書頁。係將一張紙切成幾個小張，成為散葉形式

¹⁰ 下圖，裝摺經，攝自館藏《佛說消災吉祥與佛說金佛頂大成》。

依序黏貼在底紙上，李致忠說：「其黏法是，除首葉因只單面書字而全幅黏裱於底紙右端之外，其餘 23 葉，因均為雙面書字，故每葉都只能以右邊無字空條處，逐葉向左鱗次相錯地黏裱於首葉末尾的底紙上」¹¹。從書葉左端看去，錯落相積，形狀類似龍鱗，因此又稱「龍鱗裝」。

3.蝴蝶裝：由於是採用面對面(有字的對有字)與背對背(無字的對無字)的裝訂方式，因此一打開來看，有字的對有字的板心部份，就好像是蝴蝶的身軀居中，而書葉就如蝴蝶兩翼向兩邊張開，仿佛蝴蝶展翅飛翔般。這就是葉德輝說的：「蝴蝶裝者，不用線釘，但以糊黏書背，夾以堅硬護面，每葉反摺，以版心向內，單口向外，揭之若蝴蝶翼然」¹²。

4.包背裝：由於蝴蝶裝的書葉是文字部份面對面，相對地，無字的部份也是面對面的，因此翻檢時經常會看到無字的部份；同時，蝴蝶裝是將書脊用漿糊黏連起來，經常翻閱時，容易造成脫落，因此有了包背裝的形式。包背裝與蝴蝶裝最大的不同是：前者將板心朝外，使無字的部份向內，¹³解決了後者的部份缺點。



5.線裝：包背裝解決了蝴蝶裝一開卷就有無字反面及裝訂不牢的弊病，但本身也因只以紙捻裝訂，包裹書背而已，依然是經不起反復翻閱的問題存在。因此又改良成除了利用紙捻的方式外，並且加上打眼穿線的裝訂，即今人所謂的「線裝書」。

¹¹ 見頁 120，〈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藝術〉，《中國古代書籍史話》第五章，北京·商務印書館，1991 年 12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刷印。

¹² 見頁 15，〈書之稱本〉，《書林清話》卷一，北京·中華書局，1957 年 1 月第 1 版，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。

¹³ 李致忠《中國古代書籍史話》第五章〈中國古代書籍的裝幀藝術〉頁 27 云：「包背裝的特點，是一反蝴蝶裝倒折書葉的方法，而將印好的書葉正折，使版心所在的折邊朝左向外，使文字向人。」

三、書籍外衣的形式與類型

雖然將葉子裝訂成冊的方式，大略有上述五種，但替書籍製作外衣以爲保護之用的，卻是從「卷軸」就已經開始使用了。簡單地說，書籍形制的進化，是由卷軸而葉子，而裝訂成冊；因此，護書的方法，也有卷軸的外衣--「帙」與冊葉的外衣--「函套」兩種。現根據中國書籍發展史與板本學相關文獻的記載，簡單介紹具有保護書籍作用的形式與類型：

(一)卷軸的外衣--「帙」

何謂「帙」？葉德輝說：「漢時卷子裹之以袱，其名曰袞」，並引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袞，書衣也」¹⁴。馬衡說：「卷之外有帙，……乃防卷軸摩擦易損，故爲物以裹之，又或因一書卷軸繁多，易致散失或紊亂，故爲物以束之。卷軸在內，帙在外，如人之衣服，故謂之書衣」¹⁵。李文禔說：「帙……用以護書之用。……蓋帙用以裹卷軸，函則用以盛書冊」¹⁶。陳國慶《古籍板本淺說》也說：「『帙』是卷軸式書之外衣，也是保護書用的」¹⁷。

知「帙」是防止卷子受到磨擦而損壞，故用物包裹；或者因爲同一部書可能會有許多軸，如果散插在架上而沒有良好的管理方法，當種類繁多時，會產生混雜現象或散失等現象，因此必需將同部書包裹在一起。

這種包裹方式，卷軸在內，而帙在外，就如同人的衣服，因此稱爲「書衣」。古代的書衣大都用絲、布、絹、縹等材料，馬衡云：「《鳴沙石室秘錄》記敦煌所出卷子，其外皆用細織竹簾包之。日本正倉院藏唐代雜物，有經帙，皆以細竹爲緯，各色絹爲經，以織成之」¹⁸，可知「帙」也有用細竹織成的。

¹⁴ 見頁 18，〈書之稱函〉，《書林清話》卷一，北京·中華書局，1957 年 1 月第 1 版，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。

¹⁵ 見頁 14，〈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〉，收在王秋桂、王國良合編《中國圖書·文獻學論集》第一輯〈圖書之形制與典藏〉，台北·明文書局，民國 72 年 9 月初版。

¹⁶ 見頁 459，〈中國書籍裝訂之變遷〉，收在喬衍琯、張錦郎編《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》，台北·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 71 年 9 月校訂初版。

¹⁷ 見頁 89，第五章〈書籍的裝飾和書外的附屬品·卷軸書外的附屬品〉，沈陽·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57 年 1 月。

¹⁸ 見頁 14，〈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〉，收在王秋桂、王國良合編《中國圖書·文獻學論集》第一輯〈圖書之形制與典藏〉，台北·明文書局，民國 72 年 9 月初版。

但是，「書衣」這個名詞，在板本學的術語上說，是指書的衣飾，因為有如書的衣服而稱之，作用亦是保護書籍，俗稱書皮。歷代藏書家對於書的裝訂與採用書衣質料和顏色上，都非常留意。陳國慶說：「(清)錢曾述古堂的書衣，用自造五色箋紙，(明末清初)毛晉汲古閣的書衣，用宋箋藏經紙或宣德紙，染上各種雅色」¹⁹。至於公家藏書所採用的書衣質料及顏色，則「多用黃、紅、藍、紫等色的絹綾」，並以清代所修的《四庫全書》為例，說「其色分青、紅、藍、灰四種，象徵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用以標志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庫」²⁰。

由此可知，就「帙」一詞而言，是指卷軸的外衣，其質料有絹帛與細竹兩類；就「書衣」一詞而言，則可指「帙」，亦可指「書皮」，其質料亦有紙與絹帛兩類。其作用皆為保護書籍，避免直接受到磨損或污損。

(二)冊葉的外衣--函套

書籍形式，既然由卷軸式轉變為冊葉式，其外衣也就要從「帙」變為「函套」了。何以需有此一變？陳國慶說：「卷軸形圓，可用『帙』包裹，冊葉平扁，須用『函』裝盛」²¹。

何謂「函」？葉德輝說：「書稱『函』者，義當取於函入之函，謂護書也」²²，李文禕也說：「『函』則用以盛書冊」²³。可知「函」，是一種用來裝書，也用來保護書的物品。陳國慶與李文禕兩人將「函」分成：書套、木匣、夾板及紙匣四種(王征《圖書館學術語簡釋》²⁴也如此說)；《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》²⁵與潘美月《圖書》²⁶則舉出：夾板、四合套、六合套

¹⁹ 見頁 85，第五章〈書籍的裝飾和書外的附屬品·冊葉上的裝飾〉，沈陽·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1月。

²⁰ 見頁 85，第五章〈書籍的裝飾和書外的附屬品·冊葉上的裝飾〉，沈陽·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1月。

²¹ 見頁 90，第五章〈書籍的裝飾和書外的附屬品·冊葉書外的附屬品〉，沈陽·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1月。

²² 見頁 18，〈書之稱函〉，《書林清話》卷一，北京·中華書局，1957年1月第1版，1959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。

²³ 見頁 459，〈中國書籍裝訂之變遷〉，收在喬衍瑄、張錦郎編《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》，台北·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71年9月校訂初版。

²⁴ 台中·東海大學圖書館，《圖書館小叢書》，民國48年。

²⁵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，台北·國立中央圖書館，民國76年。

及木匣四種圖錄；王達弗〈古籍的裝幀和插圖藝術〉²⁷則列出：函、夾板、木匣、四合套、月牙套、雲頭套等六種圖錄。

其中的四合套與六合套兩種，僅是六面均不露與上下露其兩端之區別；而王達弗的函與四合套兩種圖錄是相同的物品，函與月牙套、雲頭套三種形式分別僅在於開函之處的不同；²⁸然而這種區別，陳國慶與李文禛兩位均統轄於「書套」。因此綜合這兩些說法，分別介紹於下：

1.書套

書套指以硬紙或木板為裏層，外面再敷貼一層布，折疊起來呈圍繞書之四週形式。又依其形式分成四合套與六合套兩種。

(1)四合套：僅圍繞書的四週，而露其上下兩端。因僅圍繞四面，折疊四邊，所以稱為四合套。

據《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》²⁹與《圖書》³⁰二書圖錄顯示，四合套有另一形式，即上下採用兩片木板，外面再用布包裹起來。此形式與夾板相似，差別僅在於一用布包裹，一用布帶捆綁。

(2)六合套：為四合套再精緻的製作品。四週和上下兩端均不露出，因六面都包裹嚴密，故稱為六合套。一般藏書家與圖書館，為保護善本書，就書套而言，大多採用六合套的形式。若再精



²⁶ 台北·幼獅文化出版公司，民國 75 年。

²⁷ 《漢聲雜誌》，第 50 期，頁 26-40，民國 82 年 2 月。

²⁸ 見〈古籍的裝幀和插圖藝術〉，《漢聲雜誌》，第 50 期，頁 26-40，民國 82 年 2 月。

²⁹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，台北·國立中央圖書館，民國 76 年。

³⁰ 潘美月著，台北·幼獅文化出版公司，民國 75 年。

緻的製作，則外層是敷上綾錦，在開函的地方，挖成雲形、環式或月牙式，因為開合處較為緊密，因此既堅牢又美觀。

2.木匣

木匣是指木板做成匣狀，其製法，五面密合，留一端可以開閉，將書置其中，不易損傷。有的還另做上下兩片夾板，置於書之上下，再連同夾板置於匣內。文獻記載，清代《四庫全書》插架都用楠木製成這樣的函式木匣來保護書籍，所以歷時兩百年時光，仍完好如初。



3.夾板

夾板則是木匣(台灣藝文印書館的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則是用塑膠板)的簡製(變形)，做法是將兩片木板裁成與書大小相等，在板的兩端各穿兩孔，用布帶穿過。書置於兩板中間，然後結上帶子。



4.紙匣

紙匣指用紙板製成的書套。陳國慶說是木匣的變形，李文禔說是書套的變形。其形式與木匣或書套都不同，只有五面圍繞著書，而一面張口。這種一面開口，現出書脊或書口的，稱為單匣；在單匣的外邊，再由開口的一面，套上一個較大的單匣，使書籍緊閉在內的叫做雙匣。



紙匣的作用，也是用來保護書籍避免受到損傷，《簡明出版百科詞典》指出：「在日本這種實行代銷退貨制度的國家，退貨搬運損傷的危險很大，

書函(即紙匣)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」³¹。

紙匣除了具保護之用外，陳國慶與李文椅兩位也都提到，紙匣的外背，可以標寫圖書的名稱、類號等文字，也可以直立插架。因此，紙匣的形式，解決了圖書館古籍的插架問題。

簡單地說，「函」是用來裝書籍的，質料用木板做成的，稱為「木匣」、「夾板」。用硬紙與布做成的，俗稱「書套」；後來又有「紙匣」的出現，這種「紙匣」在《簡明出版百科詞典》中稱為「書函」；雖然有形式與質料上的不同，但護書的功用是一致性的，因而本文一律以「函套」一詞綜括之。

四、注意事項

「函套」的目的，既然是用來保護古書，使書籍不會輕易地受到磨損或污染，當然不能因為替它穿上外衣之後，反而使它受到更大的傷害。針對這個觀念，就要瞭解傳統線裝古籍的防護措施，除了製作「函套」以裝盛、保護，還要注意到損壞書籍的幾個殺手：火災、水災、溫度、濕度、光線、黴菌、蟲鼠、空氣中的污染物及人為因素(含使用不當、過度翻閱、汗水、口水等等)。這些傷害，有些是可以事先預防或減輕其傷害到最低的。

就製作「函套」而言，使用的質料，不論是木板或紙板，也都畏懼這些書籍殺手的傷害。所以在製作「木匣」時，要注意到木材的濕度、防蟲性與是否會滲油。使用「夾板」時，除了與「木匣」相似的問題外，還要注意到所用的布帶或繩子的防蟲性與是否會褪色。至於「書套」與「紙匣」兩種，基本上是以紙板為主要結構體，「書套」因需利用漿糊將布與紙板結合為一體，因而成為蟲鼠與黴菌的最愛。而紙板本身的密度、原料成分等因素，關係到它的吸水性與含水性。尤其是以「六合套」的形式，將書的四週全部包裹起來，通風情況較差；若含水性較強時，濕度相對的偏高，如果碰到通風不良，溫度當然就會增高，再加上布與漿糊等質料的不利條件，書將更輕易地發黴或長蛀蟲，反而加速書籍的毀損。

台灣地處亞熱帶，原本就比較炎熱與潮濕，這種氣候條件，非常適合

³¹ (日本)出版事典編集委員會編，布川角左衛門主編，申非等譯，北京·中國書籍出版社，民國 79 年第 1 版。

黴菌與書蟲的生長和繁殖；對線裝古籍的保存，原本就很不容易了，若再替它穿上外衣--函套之後，更要小心地加以維護，避免遭受更大的傷害。有效地控制溫度與濕度，則是基本的保護方法之一。

五、結論

「愛之適足以害之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，如何在典藏與利用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，是圖書館工作人員要思考的問題；如何在使用中維護書籍的完整性，則是讀者所要配合的工作。過之與不及，都會造成許多的不便與傷害。

古籍的維護也是如此，沒有函套可安置的書籍，只能平放在書架，因此其上下兩冊，容易受到污損；又因其平放，在典藏或檢索時，只能利用到書根所標示的書名與卷數，查閱時頗為不便；存取之時，也因其無外物可與書架隔離，容易產生磨擦而損傷。

利用函套存放書籍，因其書背可書寫書名與索書號，使得典藏與檢索皆頗便利，透過函套的隔離，書籍不易因污染與磨擦而造成的損傷；但是，函套內部空氣流通不良，製作函套的紙板和木板的含水性與滲油性，紙板、木板、漿糊的防蟲性等因素，若不考慮防患的方法，那麼所造成的傷害，遠大於沒有函套的保護。

然而，若只因此種顧慮，而放棄為古籍製作外衣作為保護之用，則又是「因噎廢食」。回顧東海在創辦初期，即提撥了大筆經費，致力於古籍的蒐購典藏，旋即又製作了大量的函套加以保護，有識之士曾引為美談。因而藉著介紹函套的形式與種類的機會，一方面將前輩們維護古籍的苦心表述出來，以為後進的效法。³²

³² 本文原刊於《東海大學校刊》第5卷第11期，1998年4月20日。2006年10月25日修訂增補。